

# 常新港小说“儿童本位”的创作观研究

李作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一部伟大、深邃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以某种语言表达儿童个命运体、自然规律、社会现象的认知和思考，即总是对儿童世界观进行不断地重构和展示。常新港作为国内对“浅”“表”儿童写作潮流逆向而动的著名作家，其作品中蕴藏了丰厚的儿童对这个世界的根本认知，无论其创作底色经历了从农村在城市，风格从现实到玄幻与现实主义并存的变化，生活基调悲喜兼有，但其文学主题始终围绕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历程和情感变化为主体。从“儿童本位”出发，结合历史与现实情境，揭示了儿童这一群体的心路历程、思考方式和价值认同。

**关键词：**常新港；儿童本位；世界观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2.087

一部伟大、深邃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以某种语言表达儿童个命运体、自然规律、社会现象的认知和思考，即总是对儿童世界观进行不断地重构和展示。常新港作为国内对“浅”“表”儿童写作潮流逆向而动的著名作家，其作品中蕴藏了丰厚的儿童对这个世界的根本认知，无论其创作底色经历了从农村在城市，风格从现实到玄幻与现实主义并存的变化，生活基调悲喜兼有，但其文学主题始终围绕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历程和情感变化为主体。从“儿童本位”出发，结合历史与现实情境，揭示了儿童这一群体的心路历程、思考方式和价值认同。

## 一、“儿童本位”——常新港小说的目标

“儿童本位”是儿童文学创造的目标，“即以儿童为中心，儿童为主体，强调儿童文学应迎合儿童心理。即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及其认识水平、接受能力、精神需求为准绳，使之成为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sup>[1]</sup>常新港作品中的主人公——儿童构成了其作品的主体，儿童主体、题材和话语表达支撑了其所“儿童本位”目标的实现。

“儿童本位”意识是儿童文学创作中必然要坚守的意识。“即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儿童个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后天的环境因素。常新港对儿童成长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进行准确把握，在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中，注重对儿童道德认识、道德判断的积极引导。”<sup>[2]</sup>常新港儿童文学从儿童主题角度出发践行了这一思想和理念，从小读者本身出发，即从小读者所想、所思、所悟和所做出发构建儿童的本位地位。“儿童的生活、儿童的世界本身是儿童的本性的外在化表达，儿童就是在他自己的生活和世界里实现成长的。”<sup>[3]</sup>常新港儿童文学作品从儿童出发，去构建儿童成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分裂与弥合，用质朴和儿童的语言来表达儿童生命的呢喃，来表达儿童成长中的“意难平”。常新港早期长篇小说

《青春的荒草地》主题就集中探讨了小主人公成长与救赎的故事，用苦难磨炼自身意志同时战胜苦难，表达了灵魂与世界的斗争与和解，即激发了孩子对自身的能力和能量的认知，启迪读者去探寻生命的意义。青春总有一篇荒草地，或大或小，人生总有彷徨期，但彷徨总有归宿，少年的青春必然是向阳花开的。

创作视角的平视体现了“儿童本位”的立场和出发点。儿童作为人类种族延续和文明发展的继承者，时代和种族留下的高贵遗产必然要对儿童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被理所当然的作为既定的存在和不可转移的条件附加到儿童成长中，成人世界的种种影响以有形的物质条件和无形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儿童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真正平等的视角实现只能依靠作家对“儿童本位”的认知、理解、坚守。《尼克代表我》主人公吴小小由于父母在精神上的压力，而选择与流浪狗“尼克”进行诉说，从吴小小的内心表达中表明了儿童也需要理解和尊重，也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和愿望。作品没有居高临下的视角，而是从少年内心出发，没有避讳成长中和父母的隔阂与分歧，深入探讨了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是其平等视角的代表。被动迎合和主动放弃无法激发儿童的真正天赋，如此培养的少年是社会的“守夜人”和父母的“乖乖宝”，“儿童无法本真地表现自己的生活，无法得到适合其天性的精神食粮，却要被动地迎合成人，迎合成人世界，他自然发展的时机被剥夺了，他的人性花园因错过适当的时节从而荒废荒芜了，那么他便成为精神的残废者。”<sup>[4]</sup>常新港以平视的角度真正面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困惑与烦恼，探寻少年精神丰满的途径。

常新港平视角度还体现在没有为了迎合儿童需要而刻意为之，让人在其作品中自然寻找情感共鸣，构建完满人格的思想资源。儿童创造需要尊重儿童的成长，该尊重什么、怎么尊重却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儿童群体如何变化，儿童创作主体始终是成人，成人的世界观难免进入到儿童文学作品中，如何厘清这种界限，是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难题。常新港的作品有了这种突破的努力，在其短篇小说《儿子、父亲、守林人》中巧妙的把成人世界的艰难与孩子对道德的坚守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教，没有故事的跌宕起伏，世界观冲突在孩子内心童真道德坚守下和行动中得到了解决。真正从儿童角度出发，从孩子的内心所想出发，才能真正做到平视，才能创作出儿童喜欢的文学作品。儿童希望能与成人世界实现平权，渴望进入成人世界，得到成人世界强大的庇护和力量。但也有清晰的边界，即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我亲年的童年》揭示了“我”在成人世界无奈和无助，冤枉与委屈被直白的刻画出来，表达了儿童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在成长中的重要。是从儿童内心世界出发捕捉微妙的心理变化，真正做到了“儿童本位”。

儿童与父母间关系的不断调谐是常新港坚持“儿童本位”的重要途径。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们的引导下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而形成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过程中，父母和儿童间依附与独立、服从和叛逆的张力不断以文学化的语言和方式被凝练和加工。在冲突中展示儿童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个体成长尊重的重要性，常新港《侵略》《积雪的舞蹈》《伤心草坡巷病院》通过巧妙的文学方式和矛盾处理方法，让成人体验儿童的情感世界和认知世界的冲突。在《侵略》主人公的陶宝宝的形象则是与父母冲突中儿童本位立场的集中表达，儿童个体兴趣在父母的威压下不得不放弃爱好的体育而学习钢琴，遂对钢琴产生了恐惧。儿童世界的成长精神状态也必须被关注，其心理健康的建构同样值得探讨。儿童本位立场的建构离不开成人世界对儿童的关注，同样也离不开儿童文学作家对成人世界的批判与反思，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儿童本位立场。

### 二、“世界观”——对“儿童本位”深入探索

“世界观是人民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世界观则是作家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出发点，是以文学化的语言表达的生活总体性认知。作家的世界观左右着其思想和创作，要以儿童视角表达对世界的认知，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都应主动探索儿童成长过程心理、情感和认知的变化。常新港文学作品深入探索儿童世界观的基本内容，即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事物、人自身以及人与事物关系的基本认知和判断，进而彰显了

儿童认识世界的基本视角、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

儿童世界观的理论性和系统的表达依靠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表达和总结，可是从整体文学发展来看，儿童文学在几百年的发展始终无法与成人文学平分秋色，甚至取得相对公平的地位也是奢谈，事实上“对‘儿童文学的本义总是理解得过于褊狭，要么是成人的‘一厢情愿’，要么便是被抽离了社会属性的表浅的童真，这都遮蔽了现实童年的真相并阻碍了孩子对文学世界的真正介入。”<sup>[5]</sup>使得儿童文学世界观的表达出现两种路径：一种是为了儿童而“童真”，一种是成年人的童真再现。显然常新港儿童文学的世界观属于后者，童真世界观隐匿在其为儿童所创作的作品背后。

常新港儿童文学世界观通过儿童对世界的认知、值的判断和方法的建构而得到明确的表达。卢梭在《爱弥儿》中表达了儿童具有自我认知和建构的能力，指出儿童不是大人的缩小，在成长过程中儿童不同于大人的生活和相对独立的认知能力。<sup>[6]</sup>“儿童认识的主客体关系的演进过程决定着儿童世界观的发生轨迹。由于儿童认识的主各体关系的演进过程经历了主客体一体化、主客体互渗、主客体相互独立等三个阶段，因而与此相对应，儿童关于世界的观念也依次进入了‘非二元论’‘神秘主义与原逻辑主义’、‘系统的逻辑主义’等三种形式。”指出了儿童世界观形成过程和复杂性，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和重视。常新港小说无疑在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上对这种变化予以了深入挖掘和探索。

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是儿童立场出发的世界观表达。儿童对世界善恶判断成为对世界认知的基本方式和途径之一。善恶的基本判断并不是成人世界的专属，儿童对善恶的判断更具有直接性，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和党派原则。“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常新港在新世纪转向幻想小说创作，其都市幻想小说系列瞄准当下城市少年儿童的生存境遇，敏锐捕捉善恶之争在当代童年生命中的蜕变，书写出善恶博弈的中国表达。”<sup>[7]</sup>《十五岁那年的冬天》用防空洞的经历来揭示出人性的丑陋和自私，表现了那个与现实斗争并能明辨是非的少年。用文学的形象解释了十五岁少年对社会的认知，表达了对世界美丑、善恶与是非的基本判断。

在转入以城市为背景之后的创作中，常新港对儿童世界观的探讨直接深入儿童的精神世界，关注儿童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事物的认知和自我确证。《能行走的豌豆花》《城市香草》《风琴声与野草同生》等作品中，均在探讨城市中孩子的生存状态，如何战胜自我，在与现

实接触中如何成为自我，用儿童的立场表达了儿童的精神状态和自我治愈。

常新港儿童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农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无论是写实为主，还是写实与玄幻并重，都以儿童的视角表达了儿童世界的确立的过程，表达了儿童如何在与现实和、自然和人的接触中认知世界发展和自我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这些构成了常新港儿童世界观的表达，是其文学作品的底色，构成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

### 三、万物、生命和时代——“儿童本位”的展开

“儿童本位”是在主客体关系、对生命态度和时代处境中探索儿童的成长和成熟，必然要处理自我、外物和时代的复杂局面。常新港在描写儿童成长过程中，处理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中，没有先入为主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探讨万物与人平等出发，向儿童播种了万物平等的火种。

万物有灵不是物活论在文学领域里的复活和变形，而是在探讨儿童成长过程中，事物和对象如何生动的塑造着儿童个体。常新港的文学作品中，自然和万物始终是其表达儿童成长的重要载体和活的表达方式，是其文学创造的生动形式。《土鸡的冒险》《兔子快跑》

《猪，你快乐》动物主角被赋予了人类同样的思维和行动能力，而人类成为配角，这样的身份互换，实现了文学作品的生动性和体验性，从单一的人类视角出发到物种视角的转换，为儿童深入认识和形成人与自然万物平等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卫生间的门》中则深入探讨了五岁小女孩在面临社会环境变迁中如何面临孤独和适应的问题，从离开小伙伴到与“狗”成为朋友，从照顾“狗”的过程中走向成熟。万物有灵不是万物真的有生命，而是人赋予了万物以思想。在儿童与事物“纯真”接触过程中，万物对儿童具有天然的治愈能力。

儿童作为生命进程的初始阶段，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是其主要表现，但死亡也是无法回避的主题，也是成长过程面临的生命必然。万物有枯荣、生命有终结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何把这一主题以儿童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和传递出来，需要创作者的智慧和技巧，即减轻对儿童造成冲击和压力，又能无形中灌输正确的生命观。常新港短篇小说《阿不传》中阿不从流浪狗的死亡中感悟到了死亡只是肉体的消亡。《荒火的辉煌》六根手指的小女孩希望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终止别人的嘲笑，被热乎土豆拯救的故事等，表达了儿童在面对生死时的淡然与冲动，但“人间值得”的温暖让她重新认识了生命

存续的必要和意义。

时代作为个体生存的重要因素，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常新港小说在前期主要关注时代变迁中，尤其在东北冰天雪地环境下少年成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东北地域特色，《儿子、父亲、守林人》中青少年展现了特有的抗击挫折的能力。而在后期常新港儿童文学作品则转向了对儿童心理敏感脆弱的探讨，主要围绕当代儿童心理建设、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进行写作。2011年出版的《男孩的街》短篇小说中，马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诗作没有得到其父的认可，反而遭到责骂、阻挠，马吉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而马吉的父亲则用余生进行忏悔。可以说家庭教育是时代的缩影，孩子成才的标准不尽相同，但成才的希望和热切却是任何时代的共鸣。常新港在家庭教育的小环境里抛出了时代的大问题，无论标准如何，孩子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是成才的必要条件。

总之，以“儿童本位”为出发点，深入探索了儿童“世界观”，在处理自我、万物和时代关系中准确的把握了儿童成长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时代和自然为母体，以多样化的形象和明确优美的语言积极引导儿童道德认知、道德判断，塑造着儿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不可多得的儿童精神导师。

### 参考文献

- [1]王泉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深耕于多维建构[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6月.
- [2]李利芳.常新港:历史与现实童年之重[J].文艺评论,2019年09月.
- [3]刘晓东.论儿童本位教育研究与经验,2010年第5期.
- [4]刘晓东.论儿童本位[J].教育研究与实践,2010年第5期.
- [5]李利芳.常新港:历史与现实童年之重[J].文艺评论,2019年09月.
- [6]卢梭.爱弥儿[M].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1页.
- [7]聂爱萍.常新港都市儿童幻想小说中的善恶美学[J].文艺评论,2022年第03期.

作者简介:李作清(1979-05),男,黑龙江宝清人,汉族,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年度项目“新世纪黑龙江儿童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0ZWD212)阶段成果